

远去的搬运工和小板车

高振中

田家庵老北头趣闻轶事

穿越田家庵老北头时光的年轮，我总感觉有些血肉之躯，虽离时代愈来愈远，但身影却随着岁月的洗礼，越来越清晰、挺拔。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后，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曾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8天后，田家庵解放。从此往后50多年，田家庵乃至淮南的发展与兴旺，离不开那些拉装卸搬运车的工人，他们用健壮的肌肉、满腔的热血、坚韧的毅力，把淮南这座城市推上巅峰。

上世纪初，田家庵码头因外运煤炭，逐步成为淮河流域的重要码头而日益繁荣。为了加快煤炭外运，1936年，从田家庵到长江裕溪口的淮南铁路全线贯通，田家庵火车站就坐落于淮河路最东端。田家庵老北头的火车站、淮河码头，装卸运输煤炭、货物是最繁忙的劳动，而在汽车、机械还不发达的年代，人工劳力就成了主流。

火车、轮船或拉煤、或送粮，打大锹的装卸工，哪怕刚端起碗、嘴里嚼着馒头，也迅速往车站、码头飞奔。汗水在血脉张的健壮肌肉上流淌，那一火车、一轮船的煤或粮，经过这些满脸灰尘、满手老茧的工人，运送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或淮南的角角落落。

与装卸联姻的是搬运。田家庵的人力运输工具，从解放前的扁担，到木架胶轮的三板车（车架），已是时代与技术的进步，贡献出生产力解放的风景画。

当年的田家庵，几乎大街小巷，都有装卸工或搬运工的身影，有些还可能是你的街坊邻居。草房的外墙边，往往竖着小板车的架子。两个车轮一根钢轴，是男孩子们举重的“杠铃”。

橡胶轮胎分为外胎和内胎，旧外胎可以补鞋底，内胎可以充气当游泳圈，也可剪成跳皮筋，成为女孩的最爱。如此“变废为宝”，使那时的孩子对小板车印象更深。

小板车重量最高至600公斤，运输距离可远可近。一人一部的小板车，如同蚂蚁搬家一般，几十部车拉着货物连成一条线，形成“长龙”般的阵势，那就是田家庵老北头常见的风景。几乎每个建筑工地、每个工厂单位、每个与物资相关的地方，都有那人、那车、那一串串脚印，完全可以媲美“淮海战役”中的支前民工。那些脏活、累活、危险的活儿，搬装卸工人总是站在第一线。说“没有那时的搬装卸工人与小板车，就没有那时的经济发展”，一点也不夸张。

骄阳下，那古铜色脊梁上的汗珠、拉车双臂刀刻般的肌肉线条，是活的雕塑。冰雪天，那昂扬向前的满头热气，陷入湿滑泥泞的两脚深印，是力的诗行。到了晚上，搬装卸工人往往是综合商店的常客，掏出几个硬币往柜台上一扔，拿着粗瓷碗接过酒，一仰脖子灌进去，有的还捂住嘴不让酒气跑了。虽没有佐酒的花生米，但借助最廉价的酒，解除一天的劳累，明天就有力量继续奔波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女搬装卸工人更加辛苦，满身疲惫回家依然要操劳家务，这就是勤劳又朴素的母亲们的真实面貌。

1972年后，陆续有知青回城就业，全市搬装卸工人队伍增至7000多人。新搬装卸工人有更加生动活泼的状态，拉小板车也有更轻松的画面。特别是回程拉空车想尽快往回赶时，拉车人将车轮往后放，坐在前面车把上，用脚踏着路面往后用力，车就会维持平衡一颠一颠向前滑行，车速既快，人也省力，只要掌握好技巧，就比拉车快一倍。

还有远行的小板车，往往在车上拉起一道被单，顺风时相当于有人帮你推车，逆风时收起被单，继续与自然抗争。这是坑坑洼洼路上，小

车变“旱船”的一道别致风景。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首先使农村有了新面貌，一些农民到城市搞运输，他们将小毛驴套在小板车前面，自己掌握着车把和方向，哼着小曲、吹着口哨，逍遥自在。对这种新型小板车，有个顺口溜在田家庵流传着：“小板车，毛驴带，一天能挣好几块（元），不用学习又自在，哪有心思学大寨。”

运输超长和超重物资有大平板车。大平板车的车轮是汽车轮胎，车架由木头制成，是笨重货物短途运输的主要工具。由十几个运输工人，如同长江边拉纤的纤夫，在颠簸不平的道路上奋力前行。那画面如同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只是目光中有了对生活的希望 and 追求，喊的号子或诙谐、或调侃、或粗鲁，笑意在每个人脸上幸福地荡漾。

到了80年代后期，小板车、大平板车逐渐被简易机动车（俗称“蹦蹦蹦”的技改车）替代。“蹦蹦蹦”是运输企业自己制造或改装的、结构简单的车辆，载重量1吨到2吨。车头没有驾驶室，驾驶采用手把式或方向盘。动力是农用柴油发动机，就装在车头旁边。由于质量不好，冒着黑烟，噪音太大，距离1公里就能听到“蹦蹦蹦”来了。到了冬季为防止水箱冰冻，晚上水箱要放净，第二天一早再加热水。由于没有驾驶室，风吹日晒，柴油发动机黑烟滚滚，再加上淮南是煤城黑灰弥漫，远离了板车的搬装卸工虽转换为司机，脸上却满是黑灰，坐在车里扮演非洲兄弟，根本不要化妆。田家庵流传着顺口溜：“搬运公司真英雄，开的都是蹦蹦蹦，冒黑烟、吐黑水，里面坐个小黑鬼。”

“蹦蹦蹦”的速度只比自行车快一些。我们那时往往一手握着自行车把，一手攥着“蹦蹦蹦”的车架，借力由它带着前行。遇到骑自行车与“蹦蹦蹦”较劲比速度的人，开“蹦蹦蹦”的老手喜欢捉弄人：他一会开快些，让骑车人落后使劲往前追；一会放慢速度，让骑车人赶在前面，他再

加油门超过去。往往都是骑车人满头大汗，成就了自以为是的获得感。开“蹦蹦蹦”的最后猛加油扬长而去，心里想：“累死你这个逞能的傻子。”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每个家庭几乎都与小板车关系密切。谁家都有买煤、拉东西的事儿，或拉个老人走亲戚，送个奶糖礼（生孩子）报喜，小板车都是最好的交通运输工具。

我家前面的邻居是搬运工郭大爷，每次向他借车都是热情又温暖。他家的小板车不但给我们很多便利，而且还救过我妻子的命。

那是1988年的夏天，我到合肥出差回家，刚进院门，就见我大姐与邻家女孩正从院门往外拉小板车，车上我的妻子昏迷不醒。我连忙接过车向市第一人民医院跑去。到了急诊室，人已经昏死过去，接着送到妇产科，判断是宫外孕，立即转到手术室剖腹开刀，一肚子血奔涌而出。医生说再迟几分钟，就回天无力了。

从生死线上把妻子拉回来，亏了郭大爷的小板车。那时田家庵没有出租车，公交车也不及时，电话也没进入家庭，救护车难以联系。如果没有小板车，而是用担架或人背肩扛，很可能意外就发生了。在那个经济不发达、交通不方便的年代，不知还有多少与小板车有关的事，值得我们回忆与感慨。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各类运输机械和设备的广泛应用，小板车逐渐退出搬装卸的主力行列，以拉车为生的搬运工人这一职业，也慢慢淡出时代视野、走向消逝。如今，许多年轻一代早已对小板车与搬运工人的过往记忆模糊。

但历史从不会轻易尘封过往。在并不遥远的岁月里，正是这样一群平凡质朴的劳动者，用他们的青春韶华和肌肉血汗，构筑了城市脊梁，托举起一座城市的繁华与荣光。我们不妨树立一座群像雕塑，铭记这些勤恳坚韧的普通人，让后人读懂劳动的艰辛、敬畏劳动的光荣，在回望过往中，感悟平凡背后蕴藏的时代力量与深沉情怀。

寿州月坝

袁 中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第七季）征文

家乡古城寿县是安徽省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古城墙。在这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墙的内环路东北角，巍然耸立着一处名为“月坝”的古建筑。

从远处观看，月坝位置较高，其顶端基本上与古城墙上的路面持平，坝身与古城墙紧紧相连。月坝仿佛一处古色古香的圆形城堡，依偎着古城墙，让人望之生出一丝古拙的神秘色彩，总想就近一探个中端倪。

即使走近了，仍需仰视月坝。仔细观察，一块刻有“崇墉障流”字样的石碑镶嵌在月坝外侧的坝体上。石碑上还有一行小字：光绪十年四月重修。石碑上的字体苍劲有力，古拙大方，颇见功力。

拾级而上，站在月坝外，我只有踮起脚尖，目光方能越过坝顶观看月坝内部构造。目测月坝近似一个巨大的空心圆柱体，直径不到十米，深度达十余米。向下俯视月坝内部，高深莫测，幽邃杳然，有时甚至让我产生一丝头晕目眩的不适感。

月坝内壁多以青砖垒砌而成，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这些青砖早已不见了往昔的光泽与色度，处处雕刻着岁月的古朴痕迹。不少青砖上还长满了一丛丛青苔。

看着眼前的月坝，我不由回忆起数十年前的高中时光。彼时学业紧张，但我因渐渐对古城悠久的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产生莫大的兴趣，少不更事的我抱着身为古城人、当知古城史的念头，萌发了实地踏遍古城所有巷落古存的愿望。正因如此，我利用课余时间，几乎走遍了古城四通八达的街巷与古建筑。月坝这一古迹，自然也纳入了我的中古古城探史之旅。

印象中，那时的月坝内，有数十级极其狭窄的台阶从顶端通到底部，台阶上没有任何扶梯。由此可见，由此狭仄且无从依附的台阶上下颇具危险性。高中时的我正正值血气方刚、身手敏捷的年纪，为了探寻月坝奥秘，又岂会将这小小阻碍置于心上。我曾不止一次俯下身子，极力保持身体平衡，小心翼翼地援阶而下，艰难来到月坝底部探察。

当双脚终于落在月坝底部，近距离观望可见，月坝底部多以大小不一的青石铺就。坝底一方不规则小水池，池水略显浑浊，池中隐约可见一些水草。至于池水下有何奥秘，或者讲，月坝究竟有什么功能，即使站在池边，单凭肉眼也无从窥探。

顾名思义，由月坝之名，便可知晓其用途与水利设施相关。坝底涵洞相互连通，且设有一处闸门。当城外淮河洪水水位高于城内水位时，受虹吸原理影响，闸门自动闭合，阻隔外水倒灌入城；当城内积水水位高于城外时，闸门自动开启，及时排出城外积水。寿县月坝精巧独特的设计，尽显古人超凡卓绝的智慧。

古城寿县素有“铁打的寿州城”的美誉，寿州是寿县古称。这一美誉，源于寿县古城地势低洼、临水而建。寿县古城另有古称“寿阳”，古汉语中“山南水北为阳”，寿县古城位于八公山南麓、淮水北岸。浩浩汤汤的淮河滋养润泽了广袤的寿县大地，给古城带来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从而留下了“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千

古俗语，将淮河称作寿县的母亲河，名副其实。

只不过，每逢汛期，平素温情脉脉的淮河会突然性格暴躁起来，变得汪洋恣肆，横无际涯，甚至横冲直撞，无所顾忌。淮河频发洪涝灾害，让地势低洼的寿县古城饱受内涝威胁。千百年来，寿县先民在治水实践中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摸索出诸多行之有效的举措，抵御洪水与内涝侵袭。

寿县古城墙，不仅具备御敌功能，其整部发展史，亦是古城先民的治水史。寿县古城四座城门，除东门“宾阳门”外，其余三门命名均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北门“靖淮门”，取淮河安澜之意；南门“通漕门”，寓意连通淮河支流淝水；西门“定湖门”，寄托着安定城西湖的美好期许。

历史上，一旦洪水内涝来势汹汹，超过警戒水位，古城人只要适时关闭四座城门，依托古城墙与月坝水利设施，便可有效抵御洪涝侵袭。

远且不说，仅一九九一年特大洪涝灾害，便足以印证其功用。当时寿县城门紧闭，宛如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城外水天一色、白浪滔天、汪洋一片；城内居民们情绪基本稳定，没有太多的慌张，生活也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每天，甚至不少古城居民相约登梯上楼，悠然观看城外浩大水势。城外的洪涝，成了城中人眼中的别样景致，而城中百姓临渊观水的从容模样，也成了彼时一道独特风景。最终，古城固若金汤、安然度汛。其中，可自动调节内外水位的月坝水利设施，功不可没。

如今，月坝不仅是一处古代水利设施遗存，也是古城一处引人入胜的风景点。这里绿草如茵、繁花似锦，古城墙雄襟宛然。如果是晴天，站在月坝边，朝北边望去，不远处八公山松树漫山遍野，葱葱郁郁，苍翠欲滴，风光尽收眼底；阴雨之日，八公山烟雨空濛，漫山松林仿佛被丹青妙手浓墨重彩一般，色彩更加深重浓烈，只是松树的横杆反而显得模糊不清。

月坝南侧毗邻拐角塘，风起处，塘面水波微漾，碎金片片。远近闻名的鹭岛便居于拐角塘中。岛上常年栖居着成千上万只白鹭、灰鹭。这些白鹭、灰鹭之所至，时而振羽苍穹，时而低掠水面，时而徘徊岸边。也有一些鹭鸟飞到紧邻的月坝附近，或在草地上逡巡，或在坝沿上休息。这些鹭鸟在月坝安之若素，自由自在，俨然将月坝视为自己的栖息乐土。

据《寿州志》记载：“万历年元，知州杨洞修涵洞。略曰：寿城下，故颍河三，盖泄市圃中蓄水，已则坚固之，以防外水浸灌。其一在城西南，地势稍峻，近塞弗通，而东北并西北者，则今存也。”

万历年元即公元一五七三年，知州杨洞主持修缮古城涵洞，清代乾隆二十年，知州刘焕在此基础上创建月坝。古城原有三处水利涵洞，西南一处早已淤塞废弃，现存东北、西北两处月坝遗存。

因此，如今寿县古城除内环路东北角的月坝外，西北角也有一处月坝，其石碑上刻有“金汤巩固”字样。历经四百五十余年的风风雨雨，月坝几经修葺，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调节城内水位的独特功效，令人由衷叹服古人的卓越智慧。

古城寿县月坝风光秀美，内有乾坤。月坝小池涵日月，匠心机关胜天工。



老巷手推

陆士德摄

“大相径庭”的斗鸡台文化

周 强

典藏淮南历史 第一季

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三种方式，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地命名是其中之一。夏商时期的斗鸡台文化就是淮南市内唯一以这种方式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单元。

2024年10月，淮南日报记者采写的《淮夷文明的见证：探寻楚王斗鸡台遗址》提到，“陈列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内的文物揭示了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被誉为‘最早的中国’的二里头文化，其文明精髓在商周时代的王朝更替中得以传承与发扬。然而，斗鸡台遗址所呈现的文化面貌却与二里头文化大相径庭，它独特地代表了淮河流域这一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为商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记者在报道中准确使用了“大相径庭”这个成语。

成语出自《庄子·逍遥游》：“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径是门外的路，庭

是厅堂前的院子。引文大意是，听楚国人说话，越听越离奇，感觉既像是天上的银河无边无际，又像是门外的小路和门内的庭院之间差距极大，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大有径庭”演变为“大相径庭”，形容彼此相差太远，或者矛盾很大。记者文中的表达显然是前者。

1933年，考古学家李景昉、王湘在寿县双桥镇大郭村发现了斗鸡台遗址。1982年和2014年先后两次对遗址进行发掘。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斗鸡台聚落遗址”展板介绍说：“斗鸡台遗址文化堆积内涵丰富，上至龙山文化下至商周时期。其中，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特别丰富，文化面貌又与二里头文化有显著区别，被称为‘斗鸡台文化’。以斗鸡台遗址为代表的‘斗鸡台文化’是淮河流域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代表，是淮夷文明的重要证据。”这就是付莉荣想表达的“大相径庭”的主要内容。

北京大学考古队参加了1982年对斗鸡台遗址的系统发掘，不久考古学家王迅根据遗址独有的器物组合与时空分布特征，将其命名为斗鸡台文化，认为“可以作为安徽江淮地区夏代文化遗存的代表”（《东夷文化和淮夷文

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7月，安徽省考古专家官希成在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发布说，斗鸡台文化遗存在淮河流域地区广泛存在，“目前已经确认地点有30多处，其中已经发掘的地点主要有霍邱红墩寺遗址、合肥烟大古堆遗址、肥西塘岗遗址和三官庙遗址、长丰古城遗址和寿县斗鸡台遗址、丁家古堆遗址、青莲寺遗址以及宿州芦城遗址等，主要分布在淮河流域，最南可到巢湖北岸”。其他资料上提及的还有肥东吴大墩、含山大墩、肥西武城大墩，以及长江南岸铜陵市义安区的师姑墩遗址等。

斗鸡台文化以夏商时期本地淮夷文化为主，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黄河流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海岱地区岳石文化、以及江南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的影响。其大致可分为四期：第一期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的新石器（约公元前1870—前1720年），第二、三期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约公元前1705—前1565年），第四期与海岱地区岳石文化第四期（下限距今约3500年）大体同时。

官希成介绍说，斗鸡台文化遗址

出土的以花边圆腹罐、鸡冠耳盆、尖锥足鬲为主体的器物群，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器物特征相近；以尊形器、瓦足盘、浅腹豆、子母口深腹罐为主体的器物群，与东部的岳石文化器物特征相近；而以大口沿沿罐、高柄浅腹豆、敞口屈腹盆、侈口高领罐、扁三角足罐形器为主体的器物群，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在周边地区同时期文化中未见，与本地较早时期龙山时代的文化则有较多的一致性，联系密切，应为承袭了当地文化传统发展而来，是淮河流域夏时期文化的主流，代表了一支独立的地方文化，即淮夷文化类型。

在肥西三官庙遗址曾发现18件夏商之际青铜器，成为二里头遗址之外我国出土同时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遗址之一，并可能是我国迄今所见包括钺、戚、戈、凿、铃、牌在内的完整仪仗青铜礼器的最早案例。其工艺水平达到同期中原王朝的水平，证实斗鸡台文化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青铜冶铸技术。

一句话，斗鸡台文化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和海岱岳石文化发展同步，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一员。



山乡晨韵

王睿辰摄